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目錄

卷十八

江南野錄

改豫章為南都宋齊丘既死忽見

要錢准備納青苗　束帛之義

造鍾清涼寺

孫思邈請僧誦法華經

蟹賦　泥金雙帶寫詩

紫微垣小星　譏陳烈詩

燐火乃人血凝結而成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掖庭嬪御出家　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廣錄

夢妻寄詩　　蘋小歌蝶戀花

類說目録

類說卷十八　　宋　曾慥　編

江南野錄

先主

名昪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居淮南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擕歸以為已子遂冒徐姓名

知誥

政事僕射

呉主委政先主遷左僕射頹綱振舉遠邇樂推呼為政事僕射遂受呉禪奉呉主為讓皇義父温為武皇改元昪元復姓李氏

月詩

圜丘之際太史奏月延三刻時上旬月當三更而墮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初有禪代之志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旦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出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

主喜而釋之又天祐中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

海徐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相符如此

赤軍子

嗣主璟字伯玉嗣位改元保大是年處州妖賊作亂

皆絳衣號赤軍子

邊羅漢

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柔懦酷喜釋氏

為將惟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後克潭州至是弱而無

斷唯事齋施人號邊和尚

甲兵三十萬

世宗即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旣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過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

改豫章為南都宋齊丘旣死忽見

宋齊丘既死彗孛見斗牛之分嗣主議遷都豫章以避之改豫章為南都既至常不自安宴百僚於殿上忽見宋齊丘自陛而進遂得疾而殂識者謂信讒害賢良之故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主名昱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獵焉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乾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

國亡

諸軍名

初先主之世均量民田以奠科賦家出一卒號為義師又於客户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盌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男軍又募豪民自備繒帛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鎧者謂之

排門軍

李後主詩

王師既入建業後主巳下登舟赴闕舟中泣下賦詩

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宫闈今

冷落廣陵臺殿巳荒凉雲揜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

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此措大兒語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

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取實自焚太祖聞之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至是果然

後主好佛

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自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收學佛握印而行建康中僧至萬餘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𦍑朝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

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號曰小長老又説令廣施利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嫌其大奢乃云陛下不讀華嚴安知佛富貴自是兵機守禦皆弛財用益竭又於牛頭山大起蘭若聚徒千衆日暮設齋無非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以為讖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千懇萬端饑寒二字

宋齊丘說先主以虛懷待士立延賓亭招納賢豪孫忌韓熙載等皆為之用嗣主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熙載等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齊丘乞歸九華舊居賜號九華先生齊丘天才縱逸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塞其鼻曰其詞穢且臭齊丘昔嘗著啟云至於千態萬端只為饑寒二字

畫山水圖詩

先主移鎮金陵沈彬有詩名知先主欲取楊氏因獻
親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孫魴有詩名李建勳先匿魴齋中候沈彬至問魴詩
如何彬曰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
之作魴時出曰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曰子夜坐句
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作
而何魴題金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親天

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舫僧夢驚濤濺佛身誑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登臺望雨

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曰雨雖必來不敢入城懼陛下重稅嗣主遂令榷務降半而征又見牛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一絶句曰曽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紙鳶上詩

宋齊丘止生一子輙死哀慟不已李家明作大紙鳶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謀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王千古合何如乘風度至齊丘第遂絕其縷令墜齊丘見之慚感而止

好青峭數峯

嗣主幸南都時既劃江舟楫多行南岸址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李家明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

游望逺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過壽杯中嗣主

慚俛首而過

大器不可力致

陳度兩策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雪之耳

及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

力致盛名不可以强取

卷軸何多艾氣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為巨題熙載自賦詩五首

旦示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
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譎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
炷艾爇之俟來嗔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晩年奉
貢入梁京絶知舊題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
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
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窓下和衣倒夢中
忽到江南路尋得京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
向門前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

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惜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熈載曰江南地産羅綺故耳時皆不喻熈載去乃悟追之不及

服朮忌桃李

韓熈載後遷中書侍郎赴宴見園子裹紅抹額引數十宫奴皆名色乃嘆曰此職也好以中書侍郎兼之熈載少嘗服朮忌桃李後主內宴俱賜侍臣熈載不

得已遂食數顆至是夕瀉出十數寸人長寸餘而卒

夢白衣婦人

盧絳感疾夢白衣婦人曰子當食蔗即愈妾乃耿玉真歌曰清風明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後王師渡江執送絳至梁門孟家陂果見白衣婦人因嘆曰昔夢驗矣死何恨玉真姓耿氏夫死與前婦之子通與絳同場斬焉

韓熙載不敢阻興

自高密奔江淮先主大加進擢後主即位頗疑㘯人
往往賜死熙載懼禍肆情坦率破財貨售樂妓以百
數月俸至散與妓女一無所有既而不能給遂衣敝
縷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隨房歌舞求
丐以足日膳旦暮不禁其出入竊與諸生淫雜熙載
過之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其客有詩云
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謂㘯齊徐之
才無以過之月入不供遂表後主曰家無盈日之儲

野乏百金之産仲尼蔬食平仲豚肩亦未之如也今商飈已至寒色漸加挾纊授衣未知何以後主批云煕載咄咄意要出錢支分破除廣引妓路如去臨川一使幣帛輕快措大無失也且日俸五十餘千謂之不足則竭國家之産不過養得百十個措大爾乃賜内庫綿絹充時服自是多不赴朝為左右所彈分司南都上表乞住曰諸佛慈悲常容悔過宣尼聖哲亦許自新臣無横草之功有滔天之罪羸形雖在壯節

全消滿船稚子嬰兒盡室行啼坐哭蚴風孤燭病身

那得長存萬水千山回首不堪永訣後主又批云既

無遷善之心遂擬自貽之咎表陳悔過覽之愴然可

得許本職在闕下

湘山野錄

胡旦絕句

夏英公竦鎮襄陽胡秘監旦喪明居喪性多狷躁公

昔常師焉時一見之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無

暇時為絶句胡曰試誦之公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灘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

十議

真宗詔种放至以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詩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叉雙手揖三公上召億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皁囊十軸書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荆謝之

喜朝京闕詩

楊大年年一十一舉神童至闕叅政李至令賦喜朝京闕詩有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嶤曉登雲外嶺夜度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早梅詩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然

保全成資

陳亞知潤州無治狀浙憲馬卿尋欲按之馬至因觴於甘露寺閣至醉憲曰將注子滿酌郎中處陳驚謝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全而去大幸也

丁晉公謝啟

丁晉公貶崖州權臣實有力焉後名還光州致任權臣出鎮許田丁致謝云三十年門館遊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荷生成

度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公神道碑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梨號五臟刀斧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因聞茅屋老叟教數村童公觴於其廬連食數梨賔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盖離別戕伐胷懷甚若刀斧遂

就架取小册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袁安卧雪圖

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之不敢輙取偶一帥竊去易以蘆鴈後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残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坐隅

丁寇二公留題

潤州甘露寺有酌泉冦莱公南遷過之題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題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范諷帥湖南留詩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

僧厭寵榮

試經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闍

童誦不通音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裏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郡官大笑

講節卦

皇祐中待制王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王以語朴仁宗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須慎命令節宴樂上大喜

混沌道士

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御極不復見上巳祓禊西沿道士揖太祖曰别來喜安否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在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後或見宿於大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

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宫鑰開端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宫官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更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丑角切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中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授遺詔柩前即位近臣環玉床以瞻聖體五色温瑩如出湯沐

門生獻三策

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牢落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或傳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之士論譏惜未幾再入相有門生曰某有三策一曰莫若稱疾求外郡消禍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少救生平公直之名第三不過為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行

呂申公薦陳文惠

呂申公累求致仕仁宗問何人可代公曰無如陳堯佐者上然之遂拜相後文憲公極懷引薦之德因撰一詞擕觴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情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言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醞藉不減項為吳江詩曰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

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湖州碧瀾堂詩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魚笛隔蘆花

大人已曾上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

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處

乞賜監書

胡旦大監喪明歲久忽奏乞入見真宗許之王沂公曰此老利吻若對必妄訐時政因奏曰胡旦瞽廢日久蹈舞失容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旦甚感之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旦長揖而坐沂公問目疾近日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二分來問其所來堅乞引對既傳聖語但言襄陽無

書乞賜一監公曰此必可得急奏奉聖旨依奏乞見

宜不允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

秪書朱雀門須着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

者也助得甚事

退傅游春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薫抵暮自宜秋

而入閤兵捧門牌請官位公書一絕曰胏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河南驛記

錢思公鎮洛僚屬皆一時俊彦時河南創大驛命謝希深尹師魯歐永叔各撰一記希深之文近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未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

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

弈棊避六宫之惑

太宗喜弈棊諫臣乞竄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玄每
進新圖妙勢悦惑明主恐壅遏萬幾上曰朕非不知
聊避六宫之惑耳

主皮之議何如

眞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容儀者伴北使射弓時
兼備者惟陳康肅堯咨可上謂翰林學士晏殊曰陳

其若肯換武當授節鉞御可諭之康肅母尚在堂陳曰當白老母不敢專擅母怒撻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於門戶忍乎上以寸紙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誤送中書大臣茫然不諭次日稟奏上笑而遷就曰朕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御等上黜其璫於前省

無地起樓臺相公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為異

僧好遊佛舍與僧談空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宅園邸在大名自出試進士題云公儀休拔園葵賦霍將軍辭治第詩此其志也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入大名問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

陝西竊盜未獲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列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告老

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石叅政中立曰只有陜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三僕將相才䫻

太宗八子眞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王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覩諸邸皆不及壽王上曰御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張相耆楊相崇勲郭太尉承祐也

天子何謂官家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飲則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蔣濟萬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曰忠孝一生心

赤洪崖打白洪崖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折簡貸金五鐶稹新

壻富室懼公見撓故為此耳公答曰欺天倖福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或謂其時已有朱崖之讖矣

麻衣道者

錢文禧公若水少謁陳希夷求相陳邀入山齋地爐中見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錢揖之僧微開目而已良久陳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貌清粹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

仙骨作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陳曰麻衣道者

要錢准備納青苗

撫人饒竦者熙寧中下第以詩見王荆公曰飛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遥二畝荒田都賣却要錢准備納青苗竦與劉相冲之有素時知衡州竦謁之公不悦其來竦亟曰某有少幹不敢潜過一見而去公問所缺曰並無但乏好酒遂贈一擔鞭馬而行竦至耒陽寄硯其令不謹遽謁之云太守致意兵厨雙壺

奉贈請具書謝之令不疑其誑亟戒刻木醵金贈之後數日劉得書駭笑又嘗下第去京䖏巨商厚貸以免征稅自撰除目一紙皆大除拜凡過關通謁遽曰還閣近日差除否某前數日臨出京錄得之仕人無不顧見既而曰下第小生敝舟雖無一物敢煩公吏一檢其人曰何煩如是言訖飄然而去凡藉此大有所獲

束帛之義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値平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瞽廢在州公依赦旨送縑十疋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簡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之義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挺即脯一束也束帛則卷為二端五疋表王有屈折於隱淪之道也

造鐘清涼寺

江南李氏時有一民死而復蘇云至冥司見先主役

土木甚嚴民大駭曰主何至此耶主曰吾爲宋齊丘
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大
鐘吾受苦則暫休或爲吾能造一鐘尤善後主造鐘
清凉寺鐫云追薦烈祖孝皇帝脫幽出厄

孫思邈請僧誦法華經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専雖經兵亂於蜀亦不能害
忽一山僕至云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引侍過溪嶺數
重烟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

願見報欲一聽之至時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得襯錢一鏍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失去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矣後隱不見

蟹賦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為世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譏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黄每失途而相照胷中戈甲常聚衆以横行續以韓熙載有才名請撰其父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厚贈金寶并一歌姬熙載既成文無點墨及續事業續求改竄熙載悉還所贈止寫一絶於泥金雙帶曰風柳吹花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聲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泥金雙帶窩詩見上

紫微垣小星

祖宗居潛日與趙普遊長安市忽值陳希夷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席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爭席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輙據吾上可乎斥之使居席右

譏陳烈詩

蔡君謨守福唐召李遘陳烈飯於後圃時暮春酤酒

郡人嬉遊籍妓因喏而過公留之佐酒舉歌一拍烈、驚駭越墻攀木而遁李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嗚櫓越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葢譏其矯之過也

燐火乃人血凝結而成

僧録贊寧博物王禹偁徐鉉嘗就學焉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炎睒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兵

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為此氣柳掘之皆斷鎗

折劍乃古戰地也因贈詩曰空門今日見張華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真宗國卹凡補蔭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止

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翣者王沂公在中書翰林

承旨李維連日詣中堂求免其子挽鐸之役公戲曰

昨日并今日齋郎又挽郎維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

殘陽不數日丁遂出維而南遷符下泪之讖

掖庭嬪御出家

中國長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詩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聲才學悞梁塵從玆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紫微失却張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

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

後錢楊二公作閙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閙司

諫拂衣歸華山謂种放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

紫微失却張君房

雲齋廣錄

小由基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尤精

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馮氏曰汝

典名藩有何異政尭咨曰路當衝要將迎殆無虚日然弓矢無衆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禆補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百夫之役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煉水銀法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篤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内文正懐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巳長呼而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公退居鄭下時張相士遜判西京嘗以姚黄魏紫及酒遺之公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江神也世情

馮絫政京慶歷中鄂州預鄉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名魁南省廷試復第一受恩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

情為我風色好

渡淮遇風詩

唐介渡淮中流遇風舟人甚恐公吟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舟濟岸衆乃欣然公足其詩後云舟楫顛危甚黿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魚歌

猥藁

景祐五年宋郊祁齊名天下稱二宋以比二陸祁在蜀

日有詩三百首名猥藁嘗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竟不入二府而薨

白苧吟

王彦澤少吟白苧行云君心莫厭歡樂多請看雲間日西入議者曰美則美矣日之西入光景無多意近乎讖壽果不永

父詩促歸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埀白

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蘊子印篋中幸有老莱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春詩

成都進士周式有春詩云珠簾繡户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

牡丹詩

淇州進士楊軒為牡丹詩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譊魂利劍斬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感欄檻豈長存寄與尋芳者須知松桂尊

秋日郊行詩

太原白昊有秋日郊行詩云鶴盤遠翅投孤島蟬曳殘聲到別枝過客詩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果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欄干

北顧樓詩

僧仲殊潤州北顧樓賦詩曰北顧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趙當遇燈槊

宋潛為耳凌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綃風泣背西窓雨遂滅燈趍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於彭城令郎覲光上國孤眠暗室明夜

又來唱曰一自别來信音少相思瘦得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爐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翠黛顰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為才郎喪此身諸生恠䞉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晚臨鸞拂黛眉紅粧妖艷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傍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挽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耳焚之

進士登渥在太學夢至其家見妻於燈下披箋握管寫書寄生生曰我已至矣何用書為妻但揮涕而不答又於别幅見詩一絶曰泪濕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曰君思念之極以至於此後旬日得書幷詩皆夢中所見無少差焉

蘓小歌蝶戀花

賢良司馬槱夢一美人曰君異日守官之所乃妾之

居也幸無相忘因歌蝶戀花一闋既覺唯記其半詞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楨續其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珠唇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調官得杭幕後夢向之美人曰時當諧矣相將就寢乃為詩曰長天書錦鴈來盡深院落花鸎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㦤曰吾方以少登第子何遽勸吾退也曰其如命何自

是每夕夢中必來棲與同僚道其本末衆曰廨後有蘋小墓得非是乎君後刱二畫舫每與同僚遊江上一日昏後舟卒見一少年衣緑袍擕二美人同升畫舫俄頃火發舫已沒急至公廨郎君已暴亡矣其弟樾字才叔亦登第善屬文長於詩哭兄詩有云畫舸南遊遂不歸乃記畫船事也此詩之作因夢與才仲燕語如平生既寤遂賦詩以寫其悲悵之意詩曰誰教作鴈破羣飛一舸南遊遂不歸作見音容悲且喜

不知魂夢是邪非陟岡望遠心猶在擕幼還家意已
違泪眼重尋丘壑去可堪猶采故山薇

類説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賔

類說目録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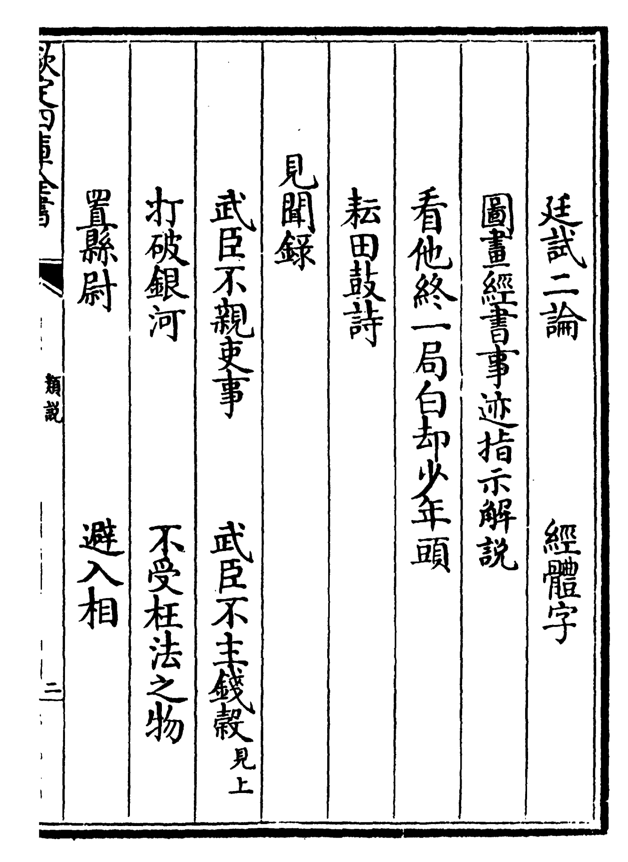
異聞録

經幢中燈　妄換馬

白衣叟吟　寰瀛圖

觀魚紫石潭

駭聞録



廷試二論　經體字

圖畫經書事迹指示解說

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耘田鼓詩

見聞錄

武臣不親吏事　武臣不主錢穀見上

打破銀河　不受枉法之物

置縣尉　避入相

不應為從重　始皇驅山鐸

槐生室中　宰相權日輕

嫁金蠶　協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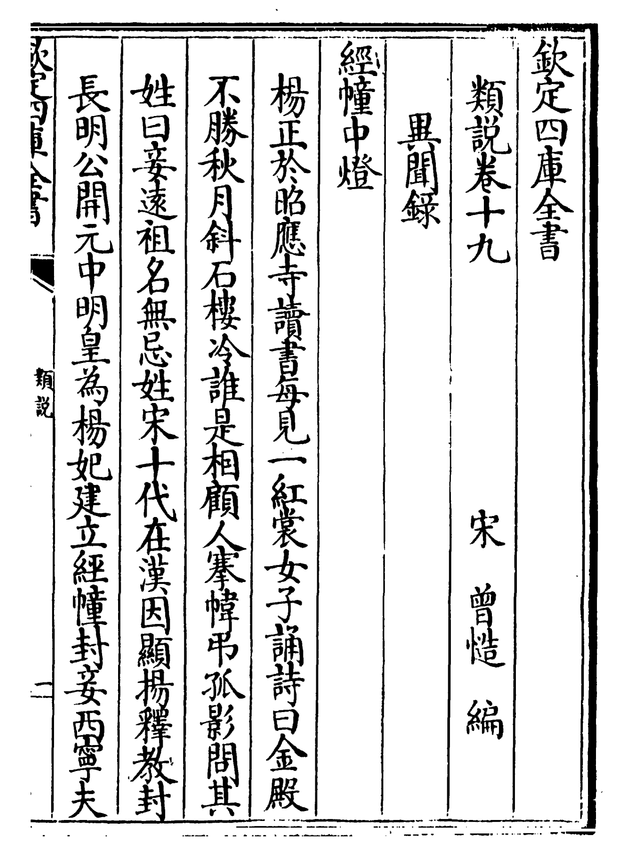
龍聽講經　訛字

吕申公詩　獻魏公詩

吉凶影響録

元長史　唐武后獄

類說目錄



類說卷十九

宋 曾慥 編

異聞録

經幢中燈

楊正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搴幃弔孤影問其姓曰妾遠祖名無忌姓宋十代在漢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為楊妃建立經幢封妾西寧夫

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巽生蛾郎不復强暴矣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二人造席衣冠甚古遂與共飲二客曰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芭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彼良馬兮負

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未
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聆噴玉之聲一日步反庭
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
之香散綠騣意已忘於鬒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
脂賦文不多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
白衣叟吟
會昌中許孝廉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吟曰春
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

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之追入林不見

寰瀛圖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俟僧同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歎曰得自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易耳起折堦前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則如願季卿熟視見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曰霜鐘

嗚夕北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華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妻迎見甚喜信宿曰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登舟作詩別妻曰酒至添愁飲詩成拭淚吟飄然而去家人驚愕謂為鬼物倏忽復至渭水趨清龍寺寺僧尚未歸山翁猶擁褐而坐李鄉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驗

觀魚紫石潭

徐立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魚於紫石潭顧左右索漁具數十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立之大駭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爇無所見

駭聞録

改勲臣貶詞

唐憲宗有勲臣任事既久家有醜行中書進貶詞云

鳥獸之行已聞忘於人倫豺狼之貪益見彰于物論上曰彼有公財屢經將用穢行陰私真偽難分猶恐卿士私憾厚誣御筆改云不修家行遽聞鄙於士流深負國恩豈尚榮於簪組

唐待制清識

唐肅待制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為益友後居水櫃街宅相近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即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

必猜疑故避之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知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家百官

皮日休言釋典

唐皮日休篤信釋典以平等報應自然為佛果値廣明之亂偽授翰林學士被害處之恬然

子不為父知

段文昌鎮成都子承式好獵丞相患之承式以所獲

雉免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甚悉幕僚多不曉其義以示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鮮于判狀

偽蜀鮮于操知華陽縣有婦人姓唐夫亡詣縣自陳乞為夫守墳操判狀曰夫婦雖親男女貴别生而執禮晝無居寢之文死則避嫌夜禁出聲之哭倚廬獨處寧無强暴之虞同穴偕歸方表始終之操實宜禁止用息澆浮孟主轉操一官賞其知禮

半年為盜

張乖崖治蜀有盜擒獲公詰之盜曰某常以半年為盜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為盜九月至二月夜長天寒多畏寒嬾起乃可為盜公曰春夏作何業盜曰小小營販往州縣熟訪人家事力人口出入門户之處故十數年不敗露公曰盜亦有道誠然哉

為政之法

任中正代張公治蜀訊以為政之法公曰如巳見解高於法則捨法而用巳如巳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巳見盖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

知縣生日

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矜廉潔内極貪黷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知縣之生日告示諸縣人不得獻送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

後月某日縣君生日更莫將来王維以鷺鷥詩諷之

曰飛来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林逋賜帛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休訪逋聞之

投一啟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

賜帛而已濟曰山澤之士文須稽古不有王侯文學

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失之

棊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於棊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下官口上官鼻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佖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談諧對曰

某授語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

聽馬蹄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名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来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黄鶴樓詩

唐崔顥題黄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與之較勝負乃作登鳳凰臺詩

作感懐詩

歐陽彬王蜀時為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入洛責令歸

蜀孟氏開國復為翰林作詩云昔年追感淚橫流今日尋思是漫愁容易得來容易失等閒成了等閒休皇圖本為兒孫置白刃番成骨肉讐梁漢後唐三世主九泉相見大悠悠

題金剛詩

蜀主季年臣僚多尚權勢蔣貽恭題金剛以諷曰揚眉努目惡精神捏合將来却似真附彼時流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

十張牛皮氣毬

張乖崖云治蜀如用十張牛皮縫作一大氣毬如有踢得起須用掭得轉即是能做故兩治蜀民至今有去思

廷試二論

唐熊執易通九經當時設科取士題目甚多執易俱中等甲章武皇帝詔就殿試以二論一簡易而知險阻一五運相承是非限三千字成簡易前論書三千

字五運相承論於卷首題云此非臣末學所知五運相承出於遷吏非經典明文又唐方承土運故不對朝廷賞其才授西川節推居武元衡幕下執易於九經著化統五百卷

經體字

僞蜀句中正有文學善筆勢蜀平赴闕修啓謟宰相皆經體字閽吏不識笑曰今日句中正又來參相公也蓋以句為章句字參為曾參字

圖畫經書事迹指示解説

李畋自八九歳大父曰此措大兒也每教讀書必令畫工圖經中事迹一一指示解説其義畋因此酷好繪畫公卿皆為畫有贊

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唐明宗太子從榮好為詩不慎之徒相與唱和如觀棋云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從榮果謀不軌事敗凡預唱和言涉嫌疑者皆就誅故往還牋簡中宜直

書其事不得云彼事如何之類

耘田鼓詩

蜀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云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鼓兮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天公降之以雨桑麻熟倉廩富不飢不寒上下一鼓

見聞録

武臣不親吏事

太祖平蜀孟主入御上曰卿在蜀有人跋扈否對曰雖有不忠之夫無因可動太祖曰何也曰武臣統兵之外不親吏事其藩鎮全用大儒

武臣不主錢穀

太祖平江南後主入朝上曰卿在故國以何術理金穀後主曰州郡置官通掌郡事武臣不親錢穀文案

打破銀河

太祖性雄武有内臣石豹烈專轄黄河一旦河决豹

烈具奏太祖批其表曰打破銀河失𨚫金要汝斬頭

何用內外大懼

不受枉法之物

勾龍瓚為許州主簿民因訴田疇瓚盡公治之民感

其平允獻金爵搔頭後武德司具事聞上太祖召問

民物可取乎瓚曰臣不受枉法之物太祖曰於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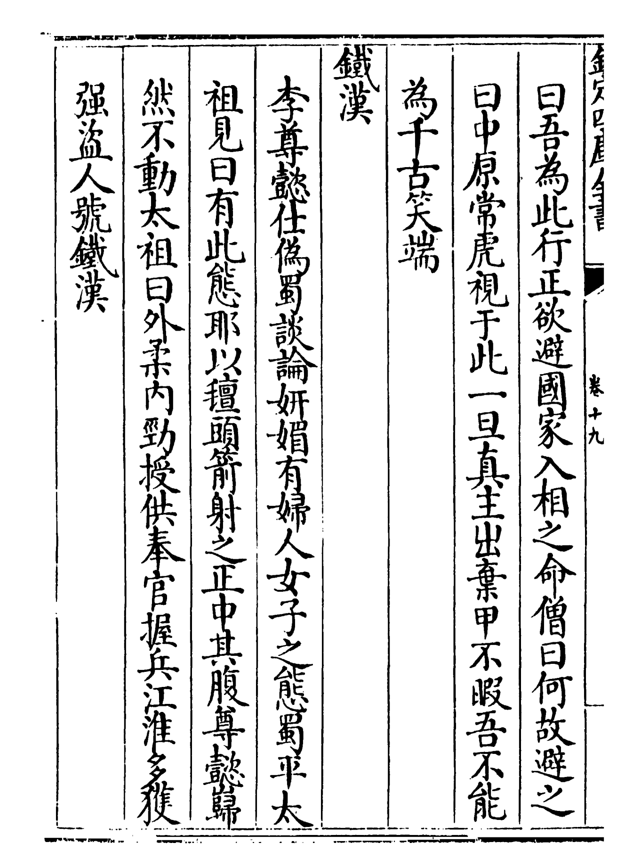
乎宣付黄門直決二十𨚫令赴任

置縣尉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遂縣尉遣小將卒長主之頗為鄉社之患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唱名銓選有樂尉者東立不則西立選人多不欲往往西立太祖曰如此迂儒令杖驅出自後為者衆乃復舊制

避入相

韓熙載青本社人五代之亂渡江投先主累官中書侍郎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謁僧德明



曰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曰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鐵漢

李尊懿仕偽蜀談論妍媚有婦人女子之態蜀平太祖見曰有此態耶以氊頭箭射之正中其腹尊懿歸然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供奉官握兵江淮多獲强盜人號鐵漢

不修霸業

江南李氏納款之後偽命詞臣多在近密太宗幸翰苑閱羣書後主為金吾上將軍在環衛之列徐鉉湯悅之徒侍坐太宗見江南臣在上而故主居下謂侍臣曰不能修霸業但嘲風詠月今日宜矣

契丹怒石晉

駐輦轂久之誅張彥澤怒其不忠也責少主為其無信也頁漸逼欲歸塞北臣下留之亦怒欲誅晉臣馮

道曰夏則處北京秋則往南京遼主大喜遂北轅矣

蜂窠蟻穴

開寶八年王師圍金陵朝廷殿試橋梁渡長江賦習水戰詩江南亦試王德惟親賦談笑却秦詩太祖笑曰江南畜文臣武將殆同飛走豈不知中原有真主耶趙普曰蜂窠蟻穴不足掛聖慮

讀金剛經

太祖晚年自西洛駐蹕白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闕寫金剛經讀之趙普奏事見之上曰不欲泄於甲冑之士或有見者止謂朕讀兵書可也

帝王之甲

丁慶充禁旅太宗克幽薊慶至幕被甲而見上曰日晚何不解甲慶曰帝王之甲不可輙去上喜之遂擢用

廖顒子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姸醜廖克順面青

江南謂之廖黯子由是惡之不使入見

柳條結絮鵝雙生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為

絮者伶戲詞曰唯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養生之術

太祖名華山陳搏問養生之術搏曰得便宜處莫再

去上大喜

御筆誥詞

楊億為讒臣謗毀請告歸許州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御筆添誥詞句云斥衆議之不容在朕心之獨斷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李衛公後身

有僧謁丁晉公曰公乃李衛公後身他日位極人臣

出門不知所之

蓮出灰盆

温州民女生亡骨灰器中生青蓮一朶知覺禪師頌曰性心之門千聖同淪神歸淨土蓮出灰盆

文粹

姚鉉責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録吏寫為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賈贇善歙知州

蘇壽易簡長子也知泗州公用不足往来憾之壽為詩曰戴笠披蓑軍十萬飢嗔飽喜客三千後移越州與通判賈贇善不叶移歙州有詩曰却因賈贇善来作歙知州

荔枝詩

田從易寄荔枝與盛叅政詩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為下輩枇杷作客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

酸小子也龍眼無文凡姿也橄欖初澁甚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小作容兒也

助軍錢

梓州民姓陳家巨萬而鄙吝孜孜不娶妻不茹葷親戚勸之乃娶妻茹葷夢神人叱曰安得使助軍錢後卒錢入官以助軍焉

四世界

潤州有風狂道人多談四世界中事人目為四世界

三朝聖政錄

乘快指揮誤失

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乘快指揮一使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寶裝溺器

太祖平偽蜀閱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大內闢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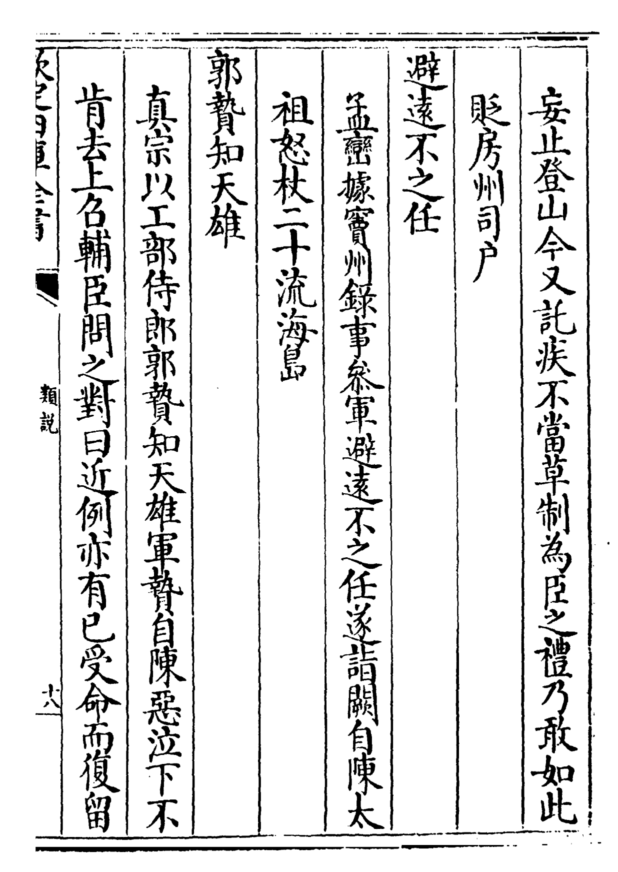
太祖修大內既成令洞闢諸門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內患外憂

太宗曰國無內患雖云必有外憂不過邊事可預為之防惟姦邪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合用心於此

賜趙逢事

太宗親征澤潞至太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懼於陟險



安止登山令又託疾不當草制為臣之禮乃敢如此

貶房州司户

避遠不之任

孟巒掾賓州錄事叅軍避遠不之任遂詣闕自陳太

祖怒杖二十流海島

郭贄知天雄

真宗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惡泣下不

肯去上名輔臣問之對曰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

者上曰朕初嗣位命贊知州判而不行則何以使人

卒遣之羣臣畏服

吝惜名器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曰與朕下取江南回歸與卿使

相及平江南吝惜名器不與賜錢五十萬而已乃曰

更與朕取太原即與卿使相

急事請見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請

見上亟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耳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越斧柄撞其口兩齒墜馬徐伏地取落齒置懷中上怒甚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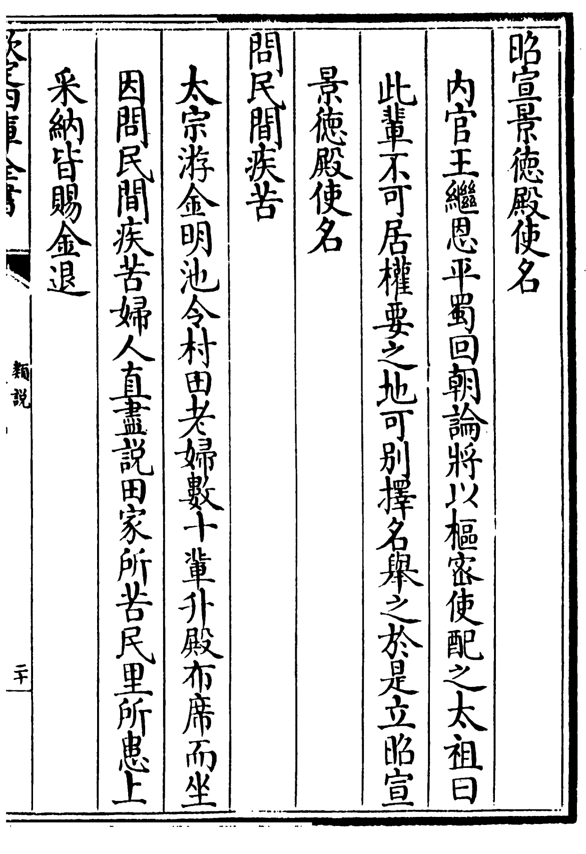
田錫直諫

田錫訐直好諫太宗或不能容錫奏曰陛下日往月来養成聖性太宗知其言忠終不怒嘗曰如此諫官

亦甚難得朝廷有闕政方在思慮錫奏疏已至不顧身為國家事是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與語以奬激之

伶人不可為刺史

太祖時教坊使得仁以年老乞出外官且引後唐莊宗事求領一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豈可效耶宰相擬上州司馬太祖曰此輩只宜於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寺樂令



昭宣景德殿使名

内官王繼恩平蜀回朝論將以樞密使配之太祖曰此輩不可居權要之地可别擇名舉之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名

問民間疾苦

太宗游金明池令村田老婦數十輩升殿布席而坐因問民間疾苦婦人直盡說田家所苦民里所患上采納皆賜金退

不見假山惟見血山

兖王宮翊善姚坦王作假山極其巧坦曰不見假山惟見血山王驚問之曰皆生民膏血所成時太宗為諸王宮亦作假山初成聞坦語即日毀之

芻說

常山布衣竇諭進芻說五篇真宗命置舍人院召試賜三禮出身張去華獻元論二萬餘言真宗命寫以縑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

皇嗣未立

濰州北海簿徐奭以言事名見真宗曰皇嗣未立如何奭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土生土爲子土主信令陛下信猶未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信卿何云此曰陛下所修者小信帝王之信發一號施一令信則萬民服焉不信則天下惑焉今陛下朝令夕改信未立也

資廕子弟

太祖曰資廕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太宗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片地剩汲一缾水必記姓名

記殿庭卒姓名

太宗問杜鎬西漢賜予悉用黄金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由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黄金難得之貨

宰相署勅

乾德二年范質王溥俱罷相命趙普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勅學士竇儀曰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即宰相之任可以署勅太祖喜曰儀之言是也

帝王家兒不要文章

太祖問王宮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古今治亂他日免為舞文弄法吏欺罔耳

說泰卦

真宗詔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為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則臣上承於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以慈儉為寶

太宗崇尚節儉退朝服華陽巾布褐細條內服惟絁

嘗取金銀器皿奇巧者悉毀之主藏吏曰制作精妙
留以供御上曰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

麻履布裳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
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

賜杜鎬酒

杜鎬直龍圖閣真宗命中使賜上尊鎬不善飲飲之
動宿疾幾至不救上親至閣下臨問手調藥餌呼其

子侍疾鎬蘇見至尊欲起上慰撫令卧上深自刻責以為已賜酒致疾其待臣下如此

祀汾陰

真宗祀汾陰見民操舟而漁執耒而耕者曰百姓作業樂乎使郡縣吏人不侵擾之即日用而不竭矣

近代法家

太祖因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放竄何近代刑法之密耶

萊公手引赭袍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遂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乞斬朱能

朱能收得天書真宗迎拜入內知河陽孫奭上疏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人盡言書是朱能僞造唯陛下不知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秪聞于陛下乞斬能以

斷天下之惑上以其訐直不加罪後能果敗

乞斬丁謂

真宗造玉清昭應宫張詠上疏言竭天下之財傷生

民之命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於國門以謝

天下斬詠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長主子求刺史

秦國長公主爲子六宅使世隆求近州刺史太宗曰

太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

天子兒犯中丞

許王爲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爲天子兒今犯中丞被推鞫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尚一糾摘汝爲開封尹豈可不舉卒罰之

魏廷式乞對

太宗時益州路漕臣魏廷式入朝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乘驛而至有機事上聞取斷宸衷臣非爲宰相而來也上即召對

實封劄子

真宗詔京朝官內殿崇班以上得言其民間利病并諸路轉運使經歷之處實封劄子於閤門上進

春明退朝錄

文選悟養生

任惠恭晚年康彊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所悟耳所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

壓角

舍人院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北面拜廳閣長

立褥之東謂之壓角

南宮舍人瑞錦窠

唐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須知

制誥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廳前有大石諸州送到

瘞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繪祥瑞皆員外郎所掌令

狐楚詩曰移石幾回敲瘞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宮人斜

唐內人墓謂之宫人斜四仲遣使祭之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遥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元夜御門

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東華

門而上元游觀獨盛

小孤山詩

陳簡夫作小孤山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誰知誤行人但乞靈

草檢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政院書也

過馬廳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韓渥詩曰外使進鷹初得試中官過馬不敎嘶註云上乘馬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唐藩鎮借上以名廳

重戴

國朝兩省幷省郎並出入重戴國初兩制亦然王內翰知滁州謝表云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自祥符間兩制並徹去非故事也

夢葛將軍

仁宗夢至大澤中迷失道左右侍衛皆不見忽自天際有幢幡車騎乘雲而下一人以乘奉帝自稱曰葛將軍送帝還乃令尋其名稱道藏中云天門有三人守衛一名葛將軍掌旌詔圖其像令宮觀供事之

大赦曲赦德音

國朝之制凡霈宥有三曰大赦曰曲赦曰德音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耳天子自謂德音非也

聒帳

後唐莊宗湛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自昏達旦不止與俳優結十弟兄每與近臣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

黄紙書勅

唐日歷上元三年閏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蟲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州及縣並用黄紙書之

取幽州圖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取幽州圖示之中令曰此必曹翰所為帝問何以知之曰今將帥才謀無出於翰翰往必得幽州既得之後將遣何人為代帝默然

朝殿

本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以下并武班日赴是謂百官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并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為

三等盖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二府詣宫謝

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請詣景靈宫奉真殿謝真宗乃以五百千建道場自後二府初拜詣宫謁謝遂為例

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

幕府燕閒録

来和天尊

楊礪未第時夢人引升一殿有少年南面而坐引者曰此来和天尊也後真宗為襄王礪除記室見帝一如夢中所見

孫供奉

唐昭宗播遷隨駕技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

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簒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陛見全忠遥趨殿陬跳躍奮擊全忠遽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

上帝扇題杜詩

盛文肅夢見帝殿上扇題詩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謂天人詩及寤乃記是杜詩

萬病九

律有不應為法家易為附麗謂之萬病丸御史臺補試一吏令斷案引法乃云不應為從重問之對曰中丞要重則上下添雜端要輕則旁邊註

不應為從重並見上

始皇驅山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擊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

槐生室中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達隆觀癸解入洛鏁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户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正是年登科十年合抱作相

宰相權日輕

馮道曰吾三入相每不及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金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協金石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數丈循環無相接處一日海賈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龍聽講經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来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閒来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輙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逮曉視之雨悉黑水

訛字

唐韻麌部有懼字經部有蟫字懼字本以乾干為音

訛作乾音虔遂入虔部爾雅鱏白魚本以覃音談為音訛作蕈音尋遂入經部各部中韻似此甚多

吕申公詩

張鄧公致仕居京師吕申公奏請率二府賀之公即席賦詩有人間此會應無比何必東山訪謝安之句

獻魏公詩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

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斾去鄴王臺畔醉

春風公以為然請守相州

吉凶影響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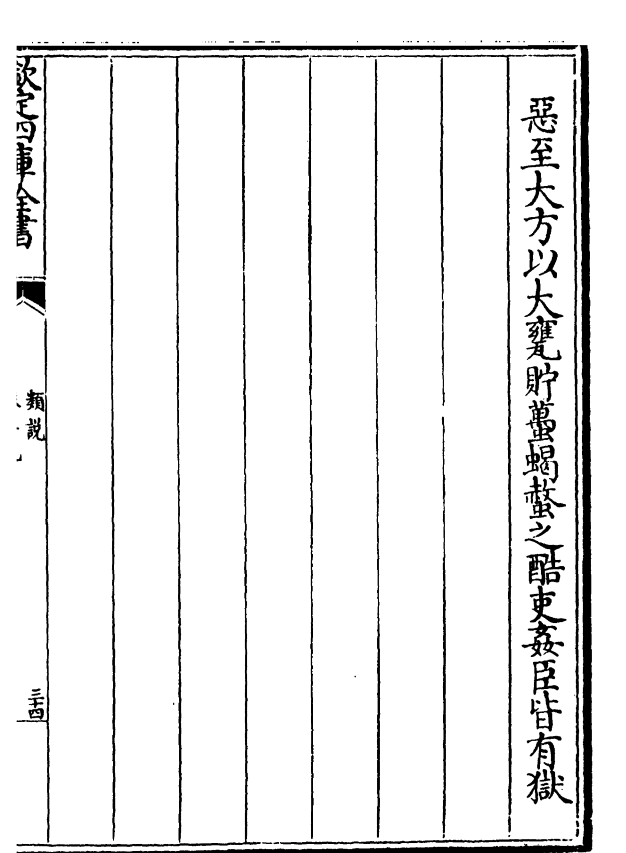
元長史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甚大丹異之

買放于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来謁謝即是黿也

唐武后獄

黄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云此唐武后獄后



惡至大方以大甕貯蠆蝎螫之酷吏姦臣皆有獄

類説巻十九